



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

马子商 等◎讲述 / 李旭◎撰写 摄影



中华书局

茶马古道上的 传奇家族

——百年滇商口述史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马子商等讲述;李旭撰写、摄影. —北京:中华书局,2009.1

ISBN 978-7-101-06074-4

I. 茶… II. ①马…②李… III. 商业史—史料—中国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452 号

书 名 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百年滇商口述史

讲 述 者 马子商等

撰写摄影 李 旭

责任编辑 丛 绿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20 毫米 1/16

印张 19 $\frac{1}{4}$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074-4

定 价 39.00 元

马家的百年变迁（序）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軾

我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可是大家所知道的故事或历史，只剩下书本上记载的，而民间真实的喜怒哀乐的动人故事大部分都散失了。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大家对口述史发生兴趣的原因。现在这本由李旭先生整理和撰写的《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就是一本口述史，它记载着我国西南边陲对外商贸的兴衰。它是通过马原武一家的故事展开的，更有个人的感受，读来饶有兴味。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更看中它对经济学的意义，特别是对当今改革开放政策的意义。

云南和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再向南走二三百公里就进入泰国。但是这一段的交通没有方便的道路，所以只好靠人背马驮。这就是马帮的由来。马帮运输非常危险。首先是怕痞子兵，常常把马匹强征去驮运军队里的东西；其次是怕盗匪，杀人劫货；还怕生病，那时候疟疾盛行，半路生病很难生还；路上还有野兽出没，老虎毒蛇，经常伤人；又怕言语不通，上当受骗。从云南通海经思茅、景洪到境外要走几个月，往返就是半年。虽然交通如此困难，运输成本很高，但是由于双方的优势不同，互补性很强，对那些重量轻价值高的商品贸易仍然有利可图。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后将近一百年，这条茶马古道不断有勇敢的人在上面拼搏，其原因就是有比较优势的存在。任何获利的机会都会有勇者去开辟。交易是用不着政府来管的，它自己就有极强的生命力。怕的倒是



外界力量干预，搞得买卖做不成。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太高，一方面政府自己出面拉生意，另一方面又对民间的交易横加干扰。这种地方的经济很难发展得起来。读了这本书就明白，民间的贸易动力非常强劲，政府只要不阻碍，它会自然地生长发育。

这条茶马古道要穿过一些人迹稀少的崇山峻岭。要是真正没有人，倒也很安全。但实际上成为商业通道之后，难免有盗匪出没，安全就成为重要问题。马家在经营马帮运输时，不得不自备武装力量。他们兼办了本来应该由政府保证的治安工作，当然大大地增加了成本。由于政府力量薄弱，社会的地下组织取代了政府。马家的马帮运输又依靠这些地下组织来保护自己。这在政府力量薄弱的时代是很经常的。现在的人民政府无比强大，当然不需要黑社会来管治安。但是由于腐败渗透无处不在，个别的公安部门和黑社会勾结，残害百姓，甚至于自己就变成了黑社会。这些地方办商业的成本极高，经济一定发展不起来。所谓“政清民安”，是很有道理的。

生意做大了，钱财越来越多，财产保护和交易安全的问题越来越重要。治安问题逐渐演化成为政治问题。不仅仅因为治安是政府在负责，更因为有可能侵犯个人财产的主要是政府，所以在旧社会大商贾都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家也不例外。解放前马家大院里就有国民党大员写的匾，有云南省主席龙云写的，有广西桂系将军白崇禧写的，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更有蒋介石写的。大商贾结交政府要员不是没有代价的，政府的开销，军队的军饷，相当的一部分都要由大商贾出资。中外古今莫不如此。只是到了近世晚年，民权开智，政府由合法的税收维持，做生意才不需要巴结权贵。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个过程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完成。大商人靠政府才有安全感。企业被没收，被关闭，被查封，未必都有法律根据。大老板争当政协委员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大企业的接待室往往挂着国家领导人视察企业的照片，如果领导人还有题字，更能够使自己气势足一点，地方官员看到后会稍

微谨慎一点，不敢乱来。

边境贸易比国内贸易复杂。虽然在上世纪初，边境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出境入境一般不需要护照，没有签证，更没有检疫。我国大量华侨越洋去东南亚，去美国，都没有护照这一说。人的出入虽然方便，但做生意涉及货和款，而且涉及两种货币，就有汇率问题，更有异地汇兑的实际需要。商品出口换成了钱就得把所赚的钱带回来；进口商则要把钱带出去。但是身揣大量现金长途跋涉非常不安全，所以国际汇兑业务的需求非常迫切。马家的第二代人马泽如，开始经营国际汇兑，这比跑马帮省力，却能赚更多的钱，这是马家致富的关键一步。回过头来看我国的边境贸易，不论南北，同样有汇兑的需要。各种零碎的金融服务自然在生长，但是不成规模，信用不够可靠，大大地阻碍了边贸的开展。十几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开设中俄边贸银行，可是至今没有成功。

马家进入了金融业，就必须创建自己的信用。金融是靠信用生存的。一般而言信用往往是稀缺的。稀缺的东西值钱，所以靠信用就能够赚钱。但是建立信用需要投入。开始的时候为了保持信用的良好记录，宁可赔本也不可失信，慢慢地信用建立起来以后，别人拿不到的生意马家能够拿到，特别是现金和银元的运输要非常可靠、非常安全，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承办的。书中谈了一些如何守信的事情，也谈到了因为守信而能够赚取额外利润的事例。这些故事特别值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学习。现在流行的看法似乎是不守信能够赚钱，所以三角债盛行，个人对个人、企业对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曾经论证，信用好的社会不但社会纠纷少，而且经济发展迅速。这是他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后得出的结论。

马家成长的百年中，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中间经过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随后的军阀混战，后来的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云南地处边陲，并不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但同样受到或大或小的冲击。特别是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



激烈波动，经商经受着巨大的风险。马家凭着他们的商业才赋，一个个都挺过来了，有时候还获得分外的收获。可是解放以后，彻底否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马家百年经营的家业才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终于画上了句号。马子商代表马家“自愿”上交两千多两黄金，但是仍然没有逃脱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判刑15年的命运。罪名是三条：反攻复辟、造谣破坏、逃避劳动。这种种违反人性和起码公理的倒行逆施，终于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慢慢有了根本性的好转。马子商得到了平反，还连续当上了五届地方政协委员。保护私有财产终于写进了宪法。真是沧海桑田，星移斗转。马子商在解放前做生意的时候怎么想得到会发配去劳改？在劳改农场时怎么想得到会当上政协委员？人生是神奇而不可捉摸的。不过今天的变化并不一帆风顺，而且前途如何还是充满未知。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制度的学者，我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变迁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我们读这本书要感谢李旭先生的辛勤劳动。书里不仅仅有故事，而且记载着大量的人名、地名、时间和数字。每一个事实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和事而产生的。虽然我们不可能再去经历一遍，但是有了一部口述史，总算把正史以外的生活描述下来。如果我们想象力丰富，还可以感同身受地玩味一遍。

活在口头上的历史（前言）

第一次听到通海马家的故事还是从中央电视台的张鸥那里。张鸥他们为央视第四频道拍摄《走遍中国》的节目，就走到了通海马家那里。马家的传奇般经历让他们震惊不已。张鸥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念书时的校友，但上学时我们并不认识。他知道我是其校友也是后来看到我写的关于茶马古道的东西。马家的传奇经历与茶马古道有着一定的联系。马家曾在思茅江城开设过茶厂，



穿行在崇山峻岭间的马帮。



经营过普洱茶的贸易。张鸥在通海采访过马子商老人后，又到昆明采访了我，让我讲了一些马帮和茶马古道的事情，这样我也就知道了马家的一些情况，于是茶马古道成为我与马家的交汇点。我只能说，我与茶马古道有缘。茶马古道总是给我带来好运，带来意外的收获。

其实，过去十几年，我在做茶马古道考察研究的过程中，已经浏览过几篇有关马家经商贸易的史料，只不过没有对上号，不知道彼马家就是此马家。通海回族马家最早也是靠赶马帮起家的，据说他家骡马最多时有六百多匹。这数据不确切。但他家雇用过的马帮绝不止六百匹之数。因为马帮运输收入薄风险大，马家后来才进而转以经商贸易为主，兼营金融汇兑。这也是不少云南富商的致富之路。像著名的大理喜洲帮的严家、董家，腾冲帮的“茂恒”，中甸帮马铸才家的“铸记”，丽江赖家的“仁和昌”，也都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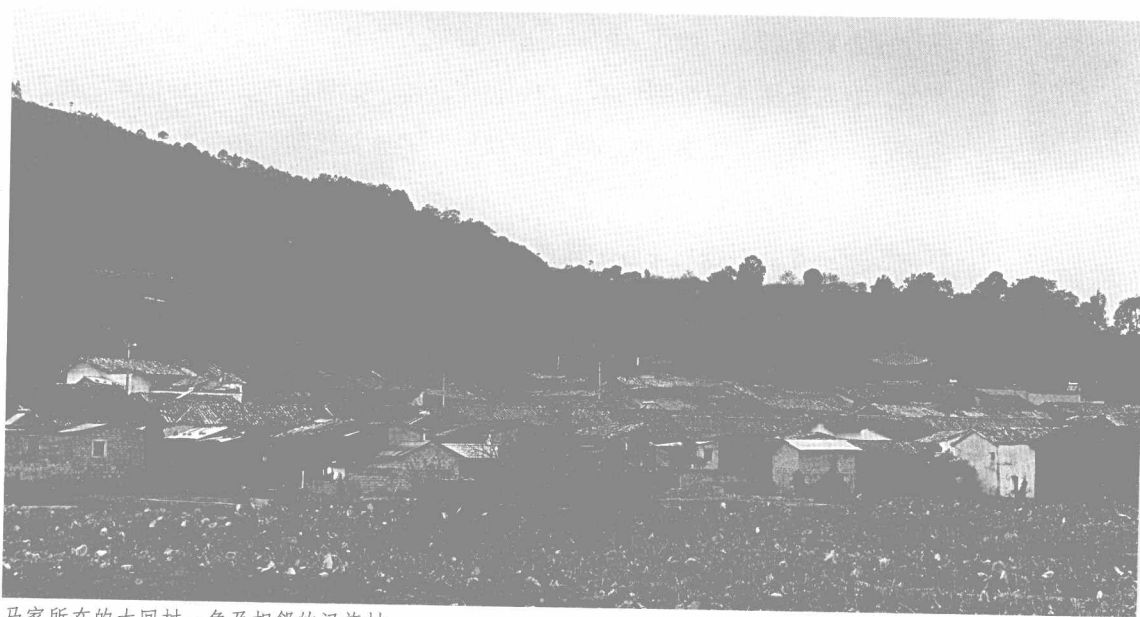
在出版了《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遥远的地平线——西藏写真》和《九行茶马古道》等作品前后，作为茶马古道考察研究的延伸，我早就计划撰写一部关于滇南马帮商人的书，将茶马古道之北线（大理、丽江、中甸、德钦至西藏、印度一线）与南线（昆明、滇中、滇南普洱茶产区至缅甸、泰国、越南、老挝一线），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研究，同时也有一个比较。为此，我跑了建水、石屏、红河等地好多次，一方面在物色恰当的采访对象，一方面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2005年，我接受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凡研究员主持的一个“地方社会·文化口述史”的课题，准备以“民族历程——跨世纪的人生见证”为主旨，寻访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记述一段地方社会民族文化历史。这时通海马家正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岁经近一个世纪的马子商老人及其家人的事迹和经历，正好可以作为我要从事的口述史课题的记述对象，也正好可以展现茶马古道南线的风貌。马家所经历的，正好是风云变幻的近现代云南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云南边疆开发历程里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个绝佳的反映和折射，还是新中国

建国五十多年来的一个缩影。

云南和一些省区这些年才说着要搞什么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一百多年前，云南的一些马帮商人早已在自觉自发地从事这样的开发合作了，他们早已跨过无数险山恶水，早已跨过国界，远远地走了出去，摸索出了一套套市场经济的路子和规则，建立了稳定而高效的商业贸易及金融汇兑网络，并且创造了在今天都令人咋舌的财富。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变幻急遽的年代，一群来自云南中部一个小村寨的家族成员怎样卷了进去？又是怎样搏风击浪，在一段完全没有先河、没有常规的历程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创造了一个个传奇？这里面肯定有着深在的激情、成功的喜悦、焚心的焦虑，以及沉痛的苦难，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命运”。我想听到当年他们的心跳，听到他们的话语，也许在时光逝去很久以后还能勾勒出他们的命运轨迹。



马家所在的大回村一角及相邻的汉族村。



许多当事人都已远去，马家的过去毕竟终结了。那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种文化的结束。根被掘起了，土壤也被铲除了。那是一个不被书写、被故意抹去的年代。

幸好，出生于1914年的马子商老人精神充沛，记忆力很好，视力和听力也不错，还能看书读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上下行走也没有什么困难，一点不像92岁高龄的老人。待我见过他并讲清楚来意后，马老欣然同意配合我的工作。他讲述，我记录整理。另外的时间里，我也采录了马家其他人员的录音，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记录马家一个多世纪里的生活。

就在书稿于2007年4月即将付梓之前，马子商三叔马泽如的女儿马燕云从美国回来探亲，在她的热心张罗下，我又采访了马家后人马耀藩、马秉仁、马秉岳、马霭云，以及马家过去的先生，83岁高龄的马惠全老人。他们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历史照片，有的还是特意从美国发回来的。在此同时，得到马子商老人突然去世的噩耗，震惊悲痛无比。2007年旧历大年初一，我还专程去看了老人，为此书的延迟出版向老人道歉，马老身体精神很好，连说不急。老人无法亲眼看到这本书的问世了。惟一的告慰是，老人生前讲述了许多东西，而我还赶上参加回族死者“头九”的祭奠活动，在马老坟上静默了一会儿。

以下就是我根据马子商老人和其他家人讲述的录音资料整理出的内容，录音的先后顺序我根据讲述内容的内在联系作了相应的调整。由于时隔久远，有些事物已经落上了厚厚的尘埃，有时我们只有靠想象、靠推测去寻觅过去的蛛丝马迹，去琢磨那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在有的地方，我根据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加上查询考证，插入了一些文字，我以“研究者手记”题之。

多数人对他们祖先的生活和思想完全不知情，甚至对自己的生活也所知寥寥。特别在为了生计和“发展”而疲于奔命的现代社会，大量的人类遗产都消失于时间长河的流逝中。正如英国史学家、《英国简史》的作者伍德沃德所说：



本书作者李旭正在采访马子商老人。



“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对许多人来说，除了口耳相传这一媒介，他们没有更好的存储记录手段。这些年我都热衷于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一些我认为值得记录的东西，尤其是一些易逝的东西。拥有充实而精彩的一生、著述丰富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老先生(PETER F. DRUCKER)把自己称为“旁观者”，施蛰存老人认为知识分子只写“史记”记录历史就很好了。为马家完成一部口述史应是一次很不错的记录历史的尝试。想当年我曾日思夜夜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在工作中我发现，历史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许许多多的人，以自己的血肉人生，撰写出了比小说、比戏剧、比诗歌散文更具文学性、更精彩的故事。

马子商老人的讲述就由自己的家族构成开始，由其祖父马原武这一辈讲起。马老是个有心人，他在几页纸张上记下了家族大多数成员的出生日和忌日，并于近十年前整理出一大张家族成员表。他感叹回族不像汉族一样有建立家谱的习惯。好在，还有一些历史存活在人们的口头和心里。

目 录

1	马家的百年变迁（序） 茅于軾
5	活在口头上的历史（前言）
1	我们的大家族 五世同堂全家福 42 我家的三所大院 418
29	我们家是如何致富的 从卖酱油的小生意到庞大的家族企业 430 致富之后的公益事业 442
47	马帮的故事 马帮最害怕什么 448 我从土匪枪下死里逃生 454 只准我们家做大烟生意 460 大象、老虎和马鹿 462
65	在国外的日子里 从曼谷到香港 466 大年初一到仰光 474 去泰国靠近金三角的地方 478 在国外的家族成员 482

85	在思茅经商的17年 汇兑生意的高额利润 486 瘴毒侵扰下的思茅 488 借钱给县长，拿枪给地下党，出钱修机场 492 枪毙了很多，为什么没找我算账？ 498
107	戴着地主帽子的30年 上交黄金两千两 4108 从自家的房子里被赶走 4114
119	在劳改农场的15年 我被判刑的三大罪状 4120 劳改农场应该说是一所学校 4124 一生中的三次大难 4130
137	在政协工作的20年 我成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4138 和老伴的70年婚姻 4146
153	再次出门旅行 摘“帽子”后的轻松出游 4154 三十多年后再回思茅 4158 五十多年后重游泰国 4162
167	其他家人的讲述 过去的事情让人心有余悸 4168 老祖太的创业、治家之道 4176 大家族里的女人们就像帮工 4188

193	后续部分 不断调整生意方向，把不值钱的东西变成稀缺商品 4194 有福同享、力往一处使的家族凝聚力 4210 命运捉弄人，但生活态度决定一切 4218 在马家做先生的日子里 4234
243	附 录 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 4244 泰缅经商回忆 4272 马泽如1952年坦白书 4282 赵季秣“文革”期间（约1970年）检查材料 4286 通海马家家族成员一览表 4290
292	后 记

我们的大家族